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论“猪八戒”的原始意象

车 瑞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并非凭空产生,它源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古神话中与猪有关的原始意象代代相传给这一形象的问世提供了可能性。猪八戒身上具有的贪财好色、半人半兽、肤色玄黑等特点均与上古神话有着密切联系,借鉴西方“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猪八戒产生的深层文化渊源,并透过此形象折射出原始先民对客体世界所具有的朴素神话思维。

关键词:猪八戒;集体无意识;神话原型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3-0092-05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我们却能很容易找到许多具有相似主题、人物、情节的小说。追溯这种相似性,就会发现多数小说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文化原型,它们林林总总扑朔迷离,新鲜奇特又似曾相识。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针对这种相似性提出“集体无意识”说,认为“文艺创作的根源和动机来自超个人的集体无意识。艺术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艺术家本人不过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工具、俘虏或代言人”[1]。以此观察世本《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形象,由于原始先民对猪这种最早驯化动物的偏爱,因此便赋予了它很多其它动物所无的特质,它们投射到文学中便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反复出现在各个时代的文本中。因之,猪八戒体现了中华民族集体的文学想象,它是原始意象累积下生成的丰硕果实。

一

《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猪八戒与孙悟空交手之前就自诩为“色胆如天叫似雷”,他这样毫无避讳的自我评价显然十分中肯。“作为从母猪胎里带来的自然属性,集中体现在他的择偶不论妍媸,不问年龄,卵二姐亦可,三女待字闺中的妇人也行。作为投错了胎的人的社会属性,集中体现为他已当和尚,却魂梦以牵高老庄,并不时付诸言辞,而且动辄想散伙。”[2]192-193因此,猪八戒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色胆包天。“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中,猪八戒见到三个女儿时“眼不转睛,淫心紊乱,色胆纵横”;面对西梁女王的美貌,“那呆子看到好处,忍不住口嘴里流涎,心头撞鹿,一时间骨软筋麻,好便似雪狮子向火,不觉的都化去也”;最可笑的是当他得知盘丝洞的七个蜘蛛精在濯垢泉洗澡时,非得“先打杀了妖精,再去解放师父”,可实际上他“欢天喜地,径直跑到那里,不容说,丢了钉耙,脱了皂锦直裰,扑的跳下水来,变做一个鲇鱼精,只在那腿裆里乱钻”。这些例证都展示了猪八戒先天具有的淫欲特性。

猪性淫的特点在《西游记》之前的文本中多有所见,干宝《搜神记》卷十八《猪臂金铃》,写晋有王姓书生在还家途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唐代牛僧孺《玄怪录·尹纵之》篇也有书生尹纵之居

收稿日期:2008-04-27

作者简介:车 瑞(1979—),女,山西垣曲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中条山，夜有王氏女闻吟咏声而至，二人遂“相得之欢，誓将白首，绸缪之意，无不惫尽”，天亮后，女欲归，纵之却将她的一只青花毡履藏起，女求之不与遂收泪而去。后纵之闻床前有血腥，“开柜验毡履，乃猪蹄壳也。”他随血迹找到山下猪圈，只见“一大母猪无后右蹄壳，血引墙下”。这些都可以作为猪性淫的佐证。世本《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是以淫害一方的猪妖出现的，那么这一典型情节有没有神话原型呢？

牛僧孺《玄怪录》中有《郭代公》篇，故事叙述郭元振在开元年间应举落第，返乡途中夜遇一女子，该女向他哭诉，“妾此乡之祠有乌将军者，能祸福人。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公愤而立誓必救此女为乡民除害。待乌将军至，郭元振假意奉承，实则暗藏利刃以鹿肉诱惑欲杀之。趁乌将军取肉时，“公伺其无机，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断之。”等到天亮一看却是只猪蹄，于是郭公率众人寻血迹在一大坟坑中发现倒在血泊中失去前蹄的大猪，便杀死了它。其后的《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二回“高谷相公除乌大王”一节，即由《郭代公》演化而来。

仔细阅读《西游记》，可以发现猪八戒与乌将军或乌大王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篇中每年向乡人索求美女的猪妖乌将军，可视为《西游记》猪八戒形象（在高老庄强占民女为妻）的原型”[3]。如果再往上追，亦可溯至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河伯娶妇”故事。《庄子·大宗师》曰：“（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搜神记》卷十四有：“宋时，弘农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最早在《楚辞·天问》中就有“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豕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一般认为，“河伯乃河洛一带的土著部族……这里所说的‘封豕是射’，当也就是‘射夫河伯’，盖封豕乃河伯族的图腾，而封豕即封豕，俗谓大野猪。”[2]161

《史记·滑稽列传》也有长老苦为河伯娶妇，因此贫困的申诉。这里“冯夷显然是封豕的一音之转，‘溺死为神’或‘服药得仙’虽属后起之说，但河伯娶妇的恶俗却由来已久。卜辞中有‘河妾’，可见当时已有河伯娶妻纳妾的传说。”[2]162 王逸注：雒嫔，水神，谓宓妃也。传说“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深作一保。羿又梦与雒水神宓妃交接也。”[4] 原来帝女宓妃是河伯冯夷的妻子，因为叛情而转嫁后羿，最终偷灵药得以飞升，所以猪八戒在喝醉后旧情复炽大闹广寒宫也是情有可原的。只是河伯因自己受害而迁怒于民众，岁征美女的确罪孽不轻。

从河伯娶妇到猪精强娶民女到猪八戒强占高员外之女再到乌大王岁征美女，我们可以看出其间明显的渊源关系。虽是渊源却非单纯的相承，如果仅此而已，吴承恩就不是吴承恩了，他的伟大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小说人物所作的青出于蓝的拓展与丰富，从古而今的诸多原始意象成就了作者笔下的鲜活人物。“原始意象……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它就象心理中的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可以）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象先前那样在宽阔然而清浅的溪流中向前漫淌。”[5]9 这就是猪八戒形象的价值所在，他源于已有的原型却又更为丰富深刻。

二

除此之外，猪八戒身上的其它特点，比如贪财好利、亦人亦兽、肤色玄黑等，我们仍然可以从已有的传奇故事、神话传说中找到蛛丝马迹。河伯喜淫上文已论及，人们亦常用“猪八戒”一语来讥刺贪财好色之徒，这一点用之于河伯同样贴切。且看《博物志·异闻》中的记载：“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阳侯波起，两鲛挟船，子羽左掺璧，右操剑，击鲛皆死。”河伯看到子

羽有千金美玉就施展浑身解数想据为己有,这不是和猪八戒的为财钻营如出一辙吗?

《西游记》中有一段对猪八戒出场的肖像描写:黑脸短毛,长喙大耳,穿一领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直裰,系一条花布手巾,的确是个黑大汉形象。可见,动物的自然属性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保留并非多余,它恰是文学作品中半人半兽型艺术形象独具魅力的地方。关于这一点,猪八戒、孙悟空如此,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各色女子亦如是。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中多次出现人首猪身的神怪形象:《北山经》"凡《北次山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东山经》"剡山,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中山经》"凡苦山之首,自休与之山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中山经》"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状皆彘身人首。"这种亦人亦兽的神怪形象深受古代与猪相关的文化传说影响,"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神话传说中多这类亦人亦兽的形象,这不是偶然的。盖神话传说中的神的形态,是先民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人性觉醒程度的投影。一个民族若其早年是个'健康的儿童',则其神话传说的发展一般皆经过三个阶段,即图腾崇拜,半人半兽神怪的称雄,具有人类一切自然本性的神的主宰乾坤。然而中华民族其早年乃是个'早熟的儿童',当其神话传说一发展至第三个阶段,个中正事便迅速即演进为史,逸事便演变为志怪或志人故事,所以无《荷马史诗》式的民族史诗而有千古名著《春秋左氏传》,所以在保存下来的神话传说中尤多《论语》所说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半人半兽的怪并为后世民间故事传说所不断重复着。"[3]166这种不断重复的集体无意识使中国古代的猪神传说愈加丰富,也使猪八戒形象的出现趋于必然。

至于肤色玄黑,《太平广记·集异记》中有一段故事:张叟养一头猪幻化为美女游于李汾庭下,"汾启户视之,乃人间极色也,惟觉其口有黑色。"前面所说的猪精乌将军皆因色黑而得名,《玄怪录·尹纵之》里也说王氏女"仪貌风态,绰约异常,但耳稍黑"。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另外,与河伯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同是司水之神的颛顼也有这样的特点。《太平御览》卷七十九云:"瑶光之星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黑帝颛顼。"可见色黑是颛顼这个著名神话人物的显著特点,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的家族谱系,可以知道他的父亲韩流居然也是半人半兽的神。《山海经·海内经》有"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其父人面猪嘴,其子也相差不会太大吧。最为明显的是,《淮南子·天文训》记有"北方水,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由此可知,颛顼是择水而居的掌管北方的黑水神。《山海经》中已经出现的古代原始的四季神话就包括冬神玄冥(颛顼)在内的春神句芒、夏神祝融和秋神蓐收,他们分别与东南西北四方相对应,再加上中央构成五方,每方均有自己的统治神,"而至迟在战国时代,五方的上帝已经与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相结合而有了五方帝五色帝的祭祀了。"[6]47-48因此,颛顼是具有猪之遗传因素,又肤色玄黑的掌管北方的水神。

鲁迅先生认为,《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并不是作者新创作出来的人物,而是沿用此前已有的人物创造出来的"[7]。虽然我们不能断言作者一定是在阅读了所有前人著述后才创作的《西游记》这部鸿篇巨制,就像鲁迅在说完"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8]之后划的那个大大的问号,但可以肯定的是猪八戒形象是民族文化集体智慧的种子结成的硕果。如果说先前关于猪精、猪神、猪怪的文本是量的积累,那么猪八戒则是世本《西游记》作者生花妙笔下的质的突破。这种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像血液一样早已融入民族文化的肌质,我们可能并未察觉却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因为,"集体无意识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在的实体;它仅仅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遗传给我们。没有天赋的观念,但是却有观念的天赋可能

性。”[5]120正是这种潜在的记忆表象使得《西游记》作者从前人的创作经验中汲取营养，像百川归海一样创造出生动形象的小说人物。

三

由上可知，河伯即封豨，而“封豨：冯夷：蒲夷也是一音之转。……野猪‘移植’水中，就成了‘水彘：江豚：河猪’，因为它能‘预报’风雨，有时会顶翻小船，有时却会‘帮助’捕鱼，有如可爱的海豚，所以初民祀之为（河）神”[9]691-692。除了能福祸人，猪在上古时期还与天地四方密切相关，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指出：“在中国上古社会的动物象征谱系中，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说明鸡、狗、羊、猪分别象征着四方与四时，牛和马则象征着地与天，也就是上方与下方。……而在金文符号中，猪的形象总是出现在复合构图的下方，有时与在上方的‘天马’相对应，表示地下空间。我们已知神话宇宙模式的垂直系统把下方同北方相认同，也就是同地下黄泉大水世界相认同。所以猪这种象征性动物符号也同阴间、北方水神有了关联，所谓‘豕祸’，便是水灾的别称。”[10]296《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山海经·海内东经》：“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蛇在民间又称小龙，性习水。虽然颛顼以鱼/蛇形象示人，河伯多以水猪形象现身，但诸多的例证表明了他们的同源性，颛顼/河伯或许可以看作同一形象的不同变体。“《古谣谚》载清李调元《南越笔记》民谚云：朝为泡鱼，暮为蒿猪；朝为懒妇，暮为奔鲟，可见其与江猪、海豚之类相关。从此也可以看出初民是把‘猪’、尤其是江猪之类看做兆示风雨的‘水兽’，而与蛇、鱼同类的。所以它们都可以是韩流－颛顼的动物化身。蛇：龙/鱼：鲋鱼/猪：江猪它们之间可以换位，而且都曾被看做水神、雨神的化身。”[9]1969猪/龙的意象不是二相对立而是彼此之间的互补与结合，因之，轰动一时的玉猪龙成为红山文化遗址的精粹，它既有猪习又具龙（水）性的特点在《西游记》猪八戒身上得以秉承。明显的例证就是《西游记》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叉奉法收悟净”里孙悟空几次三番总是让猪八戒先下水引妖怪上岸，自己虽然也可以念避水咒，但终不比深谙水性的猪八戒来得自如。水晶宫里背死去已久的国王，打蜘蛛精时不变别的只化作鲇鱼，都是其本性的显露。

对于猪八戒的来历分歧较大的是“国产猪”还是“进口猪”，也就是“黑猪精”与“金色猪”之争。猪八戒形象是我国神话传说产生的巨大文化基因作用于后人潜意识的结果，他以黑色著称，并非远古神话中无其它颜色可供选择。《山海经》中也多有状如彘的兽，“黄身而赤尾”，或“黄身、白头、白尾、名曰闻獜”，但后人在进行艺术加工时最终选择玄黑为猪八戒的肤色，似有更深的文化内涵。联系《淮南子·时则训》对黑帝颛顼的描述，“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可知颛顼是北方极寒之地的黑水神，且有玄冥为佐臣。“在神话思维中，北方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神秘的空间方位，它同黑暗、寒冷、冬季、阴间地狱有着密切联系。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黑暗的阴间又同女性、母体、子宫有着象征性的替换关系。从北方的神秘象征性着眼，有助于理解诸多属于北方模式的神话和仪式的辩证性质。”[10]92前秦王嘉《拾遗记》有“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乃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着玄衣。”这里禹凿龙门的故事隐含着性的意味，也许“把禹入洞穴视作性爱行为是象征应该不致太离谱”[11]307，因为从光明到黑暗也可视为由阳而阴，“按照创世神话的理解，世界万物都化生于黑暗母体，对黑的崇拜可能含有对黑暗子宫之内视记忆的种族遗传。”[11]417无怪乎老子也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可见“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是一个由太阳至太阴，又从太阴而太阳的黑—白、雌—雄更迭循环的过程。

“古代以北方为水为黑为冬的观念形成于五行说流行之前。古代有天圆地方，天兼覆，地周载

之说,认为日月星辰皆沉落于西北方或极北方,这地方有天门,是天地之间的通口,也就是幽都之门。……古代幽冥地狱神话的形成,是由于古代人用朴素的神话思维去解释昼夜的递嬗现象而来的。由白天和黑夜交互循环的现象而产生幽冥地狱神话的思想,也是全世界许多民族所共有的。"[6]53因此,黑帝颛顼、玄冥、黑猪精、乌大王以及形形色色与猪有关的角色都与黑纠缠纽结,这也许是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遗传深深植根于人们记忆的缘故。

荣格有句著名的话:"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5]143意思是说在艺术作品创作出来之前就有先在的某种东西,它活在每个人的灵魂中,作家的存在只是促成了它的诞生。而恰巧清代的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也说了类似的话:"则学问文章,原本天地之自然。不是长春作出天地自然之文章,正是天地自然有此文章,不过假长春之笔墨以为之耳。"[12]荣格与张书绅苟能相见,该会相视一笑吧。猪八戒形象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正在于他以众多的神话原型为基础,暗合着人们意识底层的律动,触动着人们心灵深处的记忆,这也许正是《西游记》之玄妙处,"西游"作者之伟大处,猪八戒形象之可爱处!

参考文献:

[1]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56.
[2] 张锦池. 西游记考论[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
[3] 李剑国,陈 洪. 中国小说通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64.
[4] 袁 珂,周 明. 中国神话资料萃编[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219.
[5] (瑞士)荣 格. 心理学与文学[M]. 冯 川,苏 克,译. 上海:三联书店,1987.
[6] 王孝廉. 中国的神话世界[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
[7] 刘荫柏. 西游记研究资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26.
[8] 鲁 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36.
[9] 叶舒宪,萧 兵,郑在书(韩).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0] 叶舒宪. 中国神话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1] 吕 微. 神话何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2] 朱一玄,刘毓忱. 《西游记》资料汇编[M]. 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230.

On the Archetype of Zhu Bajie

CHE R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Zhu Bajie, one of the main images in the novel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s not unfounded. It is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people. The passing of ancient myth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pplys a lot of possibilities for the birth of this role. Zhu bajie's features, such as greedy, lustful, half human and half beast and black skin, have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ancient myth. We can analyse the deep cultural origins of Zhu Baji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and mythology by using western mythological archetype criticism, and this image will show the ancient people's simple mythological thinking to the objective world.

Key Words: Zhu baji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mythological Archetype